

## 凡人茶馆

## 大地的果实

山,叫江边山。据说过去沿富春江菟浦可以一路撑船从高桥进来,直达唐家坞溪下自然村,沿溪因而有泻湖山、排湖山、江边山等山名。

地,是荒地,已十多年不种,长满高而密集的苦竹,各种不知名灌木,还有大量生命力蓬勃的葛藤和杂草。四五月间,先生和我用柴刀、大砍刀,豪情满怀地开荒除草,总算清理出一块地。

已是6月中旬,小阿姨问我们不要番薯藤,说是很好的临安小番薯种,龙春小伯叫她去剪,她可帮我们也剪些来。

我被“临安小番薯”诱惑,就说:“那少点好了。”

40株番薯苗是傍晚送来的,第二天刚好是夏至,我们起个大早,赶到离家一二里路的江边山脚,挥锄开了路边的两行地,将苗如数种下。天公作美,刚要完工下起了小雨,回来路上碰到勤劳的高个子龙春小伯,他刚从地里拔了一大把眼下正时鲜的青毛豆,我为番薯苗向他致谢,他说:

“地里很多,再去剪些来种种。”

溪下村原王家台门有16个本家弟兄,公公辈的也有10弟兄,而今他们这一辈仅剩我老公公和他两人了。前一阵子,寂静的小山村时不时响起“皮皮”的声音,音很响,气却不畅,时不时憋住,让听的人也觉气短。总以为是哪个勤奋好学的小小少年在学小号,一次经过声音飘出的墙院,掂脚一望,竟是

□ 陆桂云

个白发老汉——年近70的龙春小伯。

夏天过去,小号的声音终于变得顺畅,似乎一个小村的气也都顺畅起来,像村头那一片金黄的稻穗,斜倚秋风艳阳下。

寒露百花凋,霜降百草枯。转眼四个多月过去,霜降一到,老公公就催着我们好挖番薯了。泥土很松,据说是上世纪70年代“农业学大寨”开荒造地,用筛子筛出来的,后来成了公公的承包地。割掉枝蔓缠绕的番薯藤后,用锄头将隆起的两边松土轻轻扒掉,再一锄头下去,露出番薯的鲜红,一拎,一抖,哎呦,大大小小一串,像铃铛一样,真有丰收的喜悦。

大地回报给我们的果实,一窝窝整齐排在地里,给它们立此存照,也上上家庭的网络光荣榜。

大的几个有点像南瓜了,重达几斤,“橘生淮南则为枳”,临安小番薯到了唐家坞,变种成了大番薯。

可惜前面已有五六窝被糟蹋,连藤一起被野猪偷挖,狼藉一片。刚好有位专门放“夹”捕获小猎物的老农经过,说还好是小野猪,要不然损失还要大。先生先将两大捆番薯藤一一背到停车处,再来拎两大篮子的劳动果实。刚还笑他呢,开番薯还用车,被邻人笑话。要是用扁担,还真是吃不消挑回家。

汗水滴落,被山间秋风一吹有点冷了,夕阳在山,我们赶紧把一下显得干

净空旷了的泥土翻了一遍,整平后又种下新一轮的庄稼——蚕豆,每行3孔,每孔3颗豆子,事先向公公讨教过的。

不觉间,太阳落山,青灰色的薄暮像网一样轻轻洒落山间,先生背了最后的半袋子番薯,我拿着一应工具,来到停车处,刚做了妈妈的堂侄女抱着小宝宝好奇地过来:

“小伯、小婶,你们干嘛呀?”

开心地打开车门给她看我们的收获,见她疑惑地看着满车的番薯藤,就告诉她:

“带回去,给立飞家的猪吃的……”

立飞是我们外甥,他家养的土猪我们年年吃肉。

站在院子门口的堂哥看见,也过来了,笑着说:

“番薯藤放车里?还不赶快扔掉它……”

先生赶紧发动车子,逃走了。

经过小阿姨家门口,她家正在整理门前道地,好些人帮忙,小阿姨抱着她的小孙女,高兴地看我们满载而归,我大声告诉她:

“你给的苗,番薯木佬佬。”

番薯一一搬到门前道地,老公公看了笑嘻嘻,说:“这块地,十来年没有收成了。”

噢,今天怎么没有听到龙春小伯的小号?要让他也看看我们的“临安小番薯”。

## 民间记忆

## 去春江饭店敲小锅子

□ 王新波

老辈人爱用“敲小锅子”来代表在饭店吃饭,这句俗语是怎么来的呢?

上世纪80年代前烧菜煮饭都用柴火土灶或煤饼炉。一个家庭人口众多,吃饭胃口又大,不用一口大锅都烧不好一家人能吃饱的饭菜。

早先交通不发达,去富阳县城需要走路去,也可以坐轮船。但船票单程一角,来回要贰角。那时猪肉时价一角捌分一斤,来回坐船需要一斤猪肉钱,村里人当然舍不得,还是走路去的人多。

难得上县城一趟,不想花钱就得花时间。办好事情一般已经晌午,总得吃饱才有力气走回家。当时经济条件差,吃饭是头等大事。一般来说花几毛钱买个烧饼充饥已经不错了,上饭店点菜是特别奢侈的事情。

总有人特别小资情怀,要用省下来的船票钱犒劳下自己油水不足的肠胃。吃惯了烟熏火燎的大锅菜,就特别想享受饭店小锅菜的高级待遇。当时富阳县城最有名的饭店是春江饭店,是高档饭店的首选。跨进饭店门槛,门堂口一块黑板上写着菜谱与价格。客人点了菜,跑堂伙计

的就冲着厨房里面喊“某某菜一碗”,然后厨师敲一下锅边表示听见了,马上动手烹饪。外面的伙计一听敲锅声就放心去招待特别的客人。厨师把菜烧好盛在盘子里,顺便用勺子敲两下空锅底,通知跑堂的菜已经烧好装盘,可以进厨房端出来给客人享用了。

厨师简单地在一碗菜看准备与完成时敲两次锅子,就减去了跑堂与他的沟通环节,也让客人闻声知晓菜肴进展情况,简单方便。“敲小锅子”就由此而来。

俚语说,“乡下人进城,嘴巴烦歪”。(烦,表示废话多。老底子指乡下人去趟县城感觉什么都新奇,回来后对亲朋好友、隔壁邻居说在城里的所见所闻,说得口干舌燥也停不下来。)一般有好事者会问:“嘎浪起过桥,饭七否七?”(意思:进城去过了啊,有没有吃饭啊?)主人公就会神气地显摆:“也,春江饭店七咯饭店,小窝子都烤破杰。”(意思:在春江饭店里吃饭,小锅子都被厨师敲破了。)意思是点了很多菜,厨师敲锅子次数太多,以致锅都被敲破了,以吹嘘自己进城大大方方地花钱上了馆子,好好地享受生活。

## 亲情笔记

## 你陪我长大,我伴你到老

□ 子染

1988年初夏,一声啼哭打破了夜的宁静,与你平淡无奇的生命。自此,你多了一个要命的“讨债鬼”;而我,成为了你最不能掌控的存在。

1990年,电视里各种昂贵的营养品、保健品成为你最大工资去向。婴儿床上那个各项生命指标都不正常的“小猫咪”,是你最深的牵挂。第一次说爸爸好,是在你一根棒棒糖的诱惑下,得到棒棒糖后立马翻脸转身投入妈妈的怀抱。犹记得当时,你一脸骄傲的表情跟邻居伯伯炫耀:“我女儿,多聪明!”

1994年,9月1日,从医院大门出来,我趴在你肩膀上哭得撕心裂肺,嚷嚷着非得让你也去打上一针。大抵那个时候是恨你的,特别是你那双强健有力的臂膀。要不是它们,我就不需要每天上学前都挨上一针,所以你的手臂上,最多的,就是我的牙印。

如果说小学以后的我,是你最大的骄傲,乖巧、懂事、还能干。那么中学以后的我,是你恨不能一巴掌拍死的“讨债鬼”。

2003年,第一次被学校找上门。因为贪玩,学习成绩直线下降,排名倒数。当着全班那么多同学的面,你一脸尴尬,一个劲儿给老师赔不是。送我回宿舍的路上,原以为你会骂我,结果你只是轻轻说了一句:“幸好来的不是你妈妈,要不然你肯定要被打一顿。”

2005年,第一次离家出走,在同学家住了两个晚上。回来时,全家人都到齐了:外婆、舅舅、阿姨、姨夫……大家围坐在圆桌边,大姨夫狠狠地数落了我一顿,我暗暗翻着白眼。原以为你会骂我,结果你只是轻轻说了一句:“外面那么大的雨,刮着台风,真怕你被吹走了。回来就

好!”

2006年,第一次勤工俭学,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为你买了一件羽绒服,结果袖子太短。当时你嘟囔着:“我又不需要,钱还不如省着。”第二天妈妈告诉我,你拿着我那件衣服嘟囔了一晚上,还抱着睡觉。至今,那件衣服还留在你的衣柜里。

2008年,第一次和你吵架,嘴里恶狠狠地说:“我和你不过是流着相同血液的陌生人,我只欠你一半的血,现在还给你!”吓得你半天没说话。后来,我开始了与你长达5年的冷战,5年时间里,未曾和你说过一句话,更不曾叫过你一声“爸爸”!

2013年冬季,和朋友在云南旅游,说要给家里带礼物。妈妈说:“你爸说他什么也不要,只求你能叫他一声爸爸。”我一个人蹲在丽江的青石板路上失声痛哭。生为你的女儿,骨子里有与你一样执拗的血,这场长达5年的战役,以你的妥协而告终。

2017年春,我上了报纸,整整一个版面,那天晚上回到家,桌子上放着厚厚一叠报纸,朝上的是有我的那面。我问他,那有没有和你的同事说。“有,我跟两个、三个,哦,不是,是四个人说了。”你大概是激动得,有些语无伦次。“桌子上怎么有那么多报纸?”“我把厂里的报纸都拿回来了。”你脸红了,像个害羞的孩子。我看见的你眸子闪闪发光,就像夜空里的星星。

都说,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,欠了债,今生是来还债的;都说,女儿是爸爸今世的小棉袄,暖暖的,贴心;都说,女儿是爸爸这一辈子最大的牵挂。

爸爸,你陪我长大,我伴你到老。

## 原木唱片

## 自己的秋天

□ 余毛毛

这个秋天,我老觉得自己的心沉甸甸的,但却不是那种压抑和低沉的感觉,而是那种似乎连走路都沉稳的感觉,充满着一种坚实的欣喜。我搞不清这种感觉从何而来,直到有天深夜,我走向阳台,从一个大纸箱里摸出个大砵山梨时,我才恍然大悟。

我一直不爱吃水果,但这阵子一天一个大梨,这真是被逼的,因为梨太多,不吃就得坏。梨是三十年前的同学现居住在砵山县的老李寄来的,砵山县号称“梨都”,梨的品质全国闻名。在我们年轻的时候,他放假从家里回来,总要带几个梨给我。那時候物流没这么发达,砵山梨很罕见。如今三十年过去了,我在楼下的水果摊就能很方便地买到砵山梨,但他却还是寄。这阵子他在微信里晒果园的照片,那阳光照耀的嫩金色的硕果累累的果园,那果农开心的笑容,那堆成小山般的果实……我似乎都能闻到果园里那种芬芳、甜美、清新、饱满的气息。我就在他晒的图片下猛点赞,这就导致了他连招呼都没打,一古脑的寄给我足有百把斤的砵山梨。那就吃吧,而吃着吃着,那多汁、甜爽

的滋味总是让我的心飘向果园,飘向那一派收获的喜悦,我就想,那坚实、真实的拥用感真的是很美丽。

这个秋天,我还去了趟东北,到了一个叫桓仁的小县城。去的时候,我有点漫不经心;去了后,却在心里大呼走运,我真是在一个对的季节来到了一个对的地方。在那个辽东山区的小县城,我一下子走向了秋天的精华,触摸到了秋天的绚丽的灵魂。在我印象中,秋天总是灰朴朴、肃杀杀、冷嗖嗖的,人总是缩头缩脑的,而在桓仁漫山遍野红得就像燃烧的火似的枫叶中,这种感觉被一扫而空。那种亮丽、那种空灵、那种纯粹,那种清爽……一波一波地震撼着我心灵。

在桓仁,我看到了地道的北国风光,那风光还让我想到许多名字,屠格涅夫、契诃夫、蒲宁、普里什文、巴乌斯托夫斯基、巴扎科夫……在他们的笔下,都看到过类似的北国的秋天的描写,他们优美的文笔和诚挚的情感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,但内容却很难记住,因为没有感性的认识,而在这个秋天,我又想起了他们,一切都变得明晰起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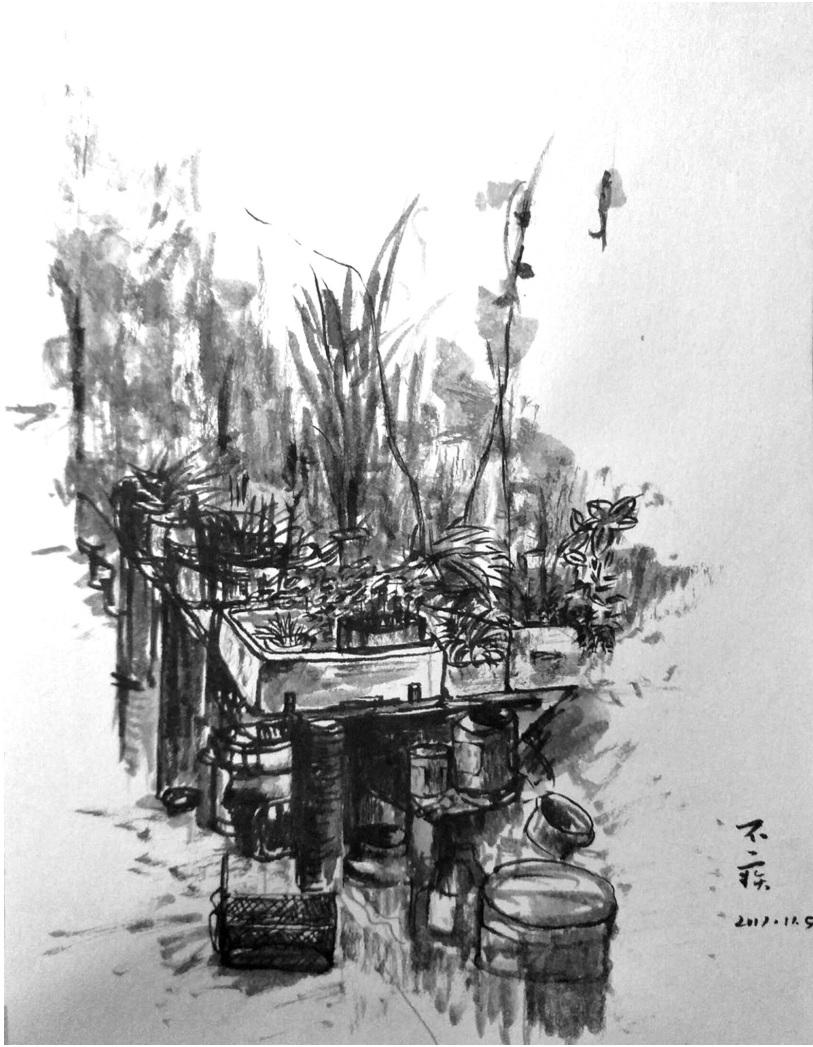
## 都市速写(1)

## 《小杂货店门口的植物》

地点:富春街  
时间:2017年11月2日

家旁边的小杂货店,一间斗室,没有自来水,进去两个人便转不过身来了,小女儿出生后,岳母常带她去哪里坐坐,后来连我这般木讷的也混熟了。女店主把自家养的观赏植物,摆在了店门口,它们被种在泡沫箱里,破瓷罐瓦罐,或者旧塑料盆,能卖则卖,不能卖就任其生长。每次抱着女儿坐在花旁边的小凳上,总会被这些植物吸引,它们不是野花却野花般的葱绿着,闪烁着一种特别的情趣。那日我趁女店主替我抱女儿之际,从家拿来速写本记录了它们。

徐不疾 图/文



## 南门闲话

## 貌美如花

□ 朱辉

小丽辞职回家了,原因是他老公在外企升了职,薪水足以养她。回家之后干些什么呢?放在古代,无非是相夫教子、操持家务。小丽硕士学历,会两门外语,当然不会这么LOW。她在微博里庄严宣布:今后老公负责养家糊口,我负责貌美如花。这话放在古代有语病,相貌是爹妈给的,何须自己负责?不过对于现代女人,“貌美如花”的确算得一项长期事业,需要买化妆品、做各种保养,甚至整容。对于小丽回家后的“事业前景”,我表示了不谨慎的悲观。

记忆中“貌美如花”这词一度大热,源于梁朝伟、刘嘉玲夫妇,有人戏称他俩之中,梁朝伟负责貌美如花,刘嘉玲负责赚钱养家。听起来好笑,其实也只有这样的组合分工,“貌美如花”才具有现实可行性。银幕上的男性,许多四五十岁时风度、气质胜过了他们的“小鲜肉”时期。苗侨伟、吴秀

波、靳东……这样的例子一抓一大把,女星年过四十仍能“貌美如花”者,极为罕见。大多数时候,人们夸一些中年女星美貌不输当年,只是吉利话而已。她们照片下的网友留言,往往不忍卒读,满眼皆是讽刺挖苦。女星不缺钱,而且身边有一流化妆师、摄影师,尚且难以做到美貌恒久远,何况普通女白领甚至女金领。30多岁回家从事“如花”事业,“职业寿命”委实已经到了晚期。

除了“花期”有限,貌美如花另一难题在于审美疲劳。这些年来,单位里出现过多起婚外恋事件。最后“案情”揭晓,“小三”闪亮登场,广大吃瓜群众无不大大失望。“小三”们大多并非貌美如花,其中相当部分姿色明显不及原配。这种现象绝非个别,我先后在四座城市生活过一年以上,发现情况都是如此。有些女同胞上了电影的当,电影里吴君如、梁咏琪、张柏芝

们从邈里邈遇蜕变为窈窕淑女,丈夫们顿时从不屑一顾变为色眯眯,这种戏剧性效果在生活中根本难以实现。若干年老夫妻,彼此熟得就像左手摸右手,穿几件新衣服、脸上涂几层大浆,老公就会不认得你了吗?这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。

知道用“貌美如花”去平衡“养家糊口”,说明小丽们具有基本的科学生活观,知道仅靠感情难以维系家庭持久稳定。然而美貌必定会随年龄加速折旧,财富却可以无限上升。用“貌美如花”去配平“养家糊口”,化学属性很不稳定,最终很可能形成出轨。

舒婷的一首老诗《致橡树》其实至今仍未过时,“如果你爱,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,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,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……”这不仅仅是一种情怀,更是一种现实的选择,与其貌美如花,不如挺拔如树。